

歷史與空間

關惠謙

一個不會給你溫馨感的首都柏林

柏林「褲襠」大街

諸位讀者，春節就快到了，但我至今還不知道在哪兒過農曆年，回國？去歐洲南部？還是到東南亞？還是留在德國！

在德國住了近半個世紀，我們夫婦總算在柏林購買了一套小公寓，座落在西柏林市中心，離有名的「褲襠」大街咫尺之遙，引以為「榮」。這「褲襠」二字是音譯，來自德文的KUDAMM，而KUDAMM又是KURFUERSTENDAMM的縮寫，DAMM在這裡是馬路的意思，KURFUERST則是德意志王國史上一個貴族侯爵稱號，中文譯成選帝侯。如果不是因為百多年來的幾次可怕戰爭，尤其是上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柏林「褲襠」大街完全可以和當前巴黎美羅熱鬧的香榭麗舍大街媲美呼應。可是目前的「褲襠」大街雖然也到處是商店、樓房、旅館、飯店，但它已失去原有的風采，還真有些像「褲襠」。唯一可以吸引人的是聖誕節到新年期間，五公里長的庫爾富爾斯滕（褲襠）大街上，掛滿了雪花小燈和人行夾道下矗立着的格林童話裡的彩色小屋和小人兒，給你一種節日溫馨氣息。但新年一過，就消失了。

天大的笑話

兩天前，我們駕車到東柏林舍內菲爾德機場送走了一位飛往匈牙利的東北大連朋友，這是我第一次來，該機場的陳舊和落後，使我難以想像。原來該機場最早是在1934年修建的。1945年二戰結束後，蘇聯接管成為軍用機場，到1947年改為民用，由社會主義東德政府接管，改為國家人用機場。雖然它這幾十年來一再修建擴大，但在世界國際機場上排不上號，我心裡還曾為它打抱不平，現在親自經歷，覺得它給德國丟盡了臉。是的，德國政府早就準備把該機場擴建成柏林的最大最現代化的

機場，可是新機場工程開工到現在，已長達十四年之久，竣工期一拖再拖，成本預算不斷攀升。我只見中國的各大中小城市的新機場，如雨後春筍，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並且高度現代化，但柏林新機場還在磨洋工，計劃要拖到2020年10月才能完成。以致當前的早在拆建計劃之中的老機場仍在用，一切都已老化到不堪入目。無形中成為諷刺德國天大的笑話。

首都柏林愈來愈老化

送完朋友，我們有意識地從東柏林機場開車慢慢地回西柏林的家，因為好久沒來了。車走了四十幾分鐘的高速公路，我幾乎不相信我的眼睛了。除了路面還平整外，這哪裡是世界最先進國家的首都，周圍環境毫無朝氣，建築物都已老化；大而積農地摺在那裡；無人耕種，農村新建房屋寥寥無幾。

怪不得，一些外國媒體諷刺德國，說國民目前都在吃老本，繼續躺在驕傲的搖籃裡閉眼享受人生，優哉游哉，維持高水平的的生活。但他們還能維持多少年啊！老年人的人口比例不斷增多，國家提供的福利負擔很重，每月退休金平均一千歐元左右。德國城市居民有自己房產的人口比例，遠遠不能和中國國民相比。總之，在我的眼裡，一個世界工業第一強國急劇下滑。修建一條馬路，一座三四層的樓房，工人慢慢磨洋工，要幾年才能完成。由於建築成本嚇人，城市幾乎沒有新貌。長此下去，還能維持多少年。況且，德國在科技上還非常先進，猶太人起着極大的作用。心胸狹窄的希特勒法西斯獨裁難以接受，對猶太人下毒手，採取極殘忍的大屠殺手段。令人尊敬的是現今德國人，他們正視歷史，自我深刻檢討，獲得世界的原諒和尊敬。但他們必須教育近代國民，別只會享受前人創造的果實，必須努力創業，自力更生。



東柏林舍內菲爾德機場持續老化，但新機場竣工時間一再延期。網上圖片

嚴格法律制度的利弊

我這裡要談的是德國的社會制度，一切井井有條，這是非常好的一面，但是他們的嚴謹法律把百姓的手腳都捆綁得難以動彈。如果誰有什麼新思想，新見地，新發明，只要在某一點觸犯規章制度，動不動就會被鄰居告狀，或被家人阻止，鄰里不和的現象比比皆是。我的一位日本好朋友漢堡大學前同事山守太郎，生活一向嚴謹，竟然向我發牢騷說，他漢堡家後花園種的一棵樹長大了，樹枝伸到德國鄰居的地盤上，對方要求他立即砍去，否則對簿公堂。再拿我和老婆的文化差異來說吧，她之誠實嚴謹到當我向朋友敘述過去發生的小故事，如果在年月日有一點小差錯，她就馬上打斷我的話給予糾正，使我哭笑不得，有時令我忘了這故事說到哪兒了！這就是德國人。但話又說回來了！由於她做事絕對嚴謹，一絲不苟，該上交的稅一分不差，因而，家中永遠太平無事，稅務官無法找茬。我們中國人，腦子靈活，小點子特別多，某些大發明創造，往往都來自點點滴滴的改造。我因而認定認為，只要國家制度好，方向明，我們中國人最有出息。像俄羅斯人，玩音樂，著書立說一流，但讓他們開工廠，做生意，就縮手縮腳，做不了大事！哈哈！哈哈！這是開玩笑的話，切勿當真！

字裡行間

黃仲鳴

金庸的寫作真經

日前在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講「金庸小說的源頭」，這課題很多人都講過了。我只據資料而強調，金庸非橫空出世，而是在中西文化熏陶下，孕育出來的一位傑出作家。

根據現代闡釋學的觀點，任何一個文本不僅是從作家生活中產生出來的，也是從別的文本中產生出來的。既沒有與世隔絕的文本，也沒有孤立無援的文本。在文學史上，原創的文本很少。金庸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源自他故鄉的傳說。相傳清雍正為皇子時，側妃生一女，在京任職的海寧人陳世倌適得一子。雍正命陳世倌索觀其子，得回的卻是個女嬰。陳子長大後，得繼承雍正位，即乾隆帝。《書劍》故事就在這基礎上展開。

論者對這書的評價不及射鵰三部曲。但這是金庸的處女作，一出即挾聲勢，甚至比梁羽生的處女作《龍虎門京華》更為哄動。所以從一開始，金庸就使出「借來」的功夫，進行加工。《書劍恩仇錄》在書寫方法上，受《水滸傳》影響甚深。金庸在訪談時說：「有時不知怎樣寫好，不知

不覺，就會模仿人家。模仿《紅樓夢》的地方也有，模仿《水滸傳》的也有。」他說陳家洛丫頭跟他吃東西，是抄自《紅樓夢》。至於《書劍》各人的綽號，就是襲自《水滸傳》，紅花會就是梁山泊。他不諱言：「我學《水滸》寫《書劍恩仇錄》。」

金庸讀貫中西，成了他的「寫作真經」。二零零四年，台灣出了部五大冊的《江湖奇俠傳》，作者是民初的平江不肖生。書前有介紹說：「他是金庸寫作、李安導戲的啟蒙源頭。」為何有此說？作家張大春指出：「平江不肖生為俠建了一個系譜」，「金庸就曾經在多部武俠小說中讓他的俠客進駐崑崙、崆峒、丐幫等不肖生的系譜。」在《射鵰英雄傳》中，金庸「不直接接受了金羅漢兩眉上的一對大鷹，使之變成白鶴，轉手讓郭靖、黃蓉飼養。」

金庸的《雪山飛狐》，在行文結構上，完全仿自一部電影《羅生門》，這很多人都說了。黑澤明的《羅生門》，是據芥川龍之介兩個短篇小說改拍成的。這兩篇小說分別是《羅生門》和《竹林中》。電影是說審理一宗命案，相關者各說各話。《雪山飛狐》一千人也為一事件，各自陳述，而真相也逐漸浮現出來。這是金庸據《羅生門》格局書寫的小說，十分明顯。

我初看《連城訣》時，便覺和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有相像的地方，如狄雲陷冤獄，在獄中學成絕頂武功；《基度山恩仇記》主人翁卻因此而得賞，其情節相似甚。而丁典在獄中向狄雲訴冤情一節，像極法利亞長老為愛德蒙剖冤情。萬震山將人扼死砌屍入牆，與愛倫坡《黑貓》的情節相仿。在《碧血劍》中，袁承志在南京發現寶藏的描述，也和《基度山恩仇記》中愛德蒙發現寶藏時的情況甚為相近。金庸小說的原型和所受的影響，真是說之不盡。



金庸處女作《書劍恩仇錄》，學自《水滸》。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死亡詞2：瓜咗、瓜柴、瓜老襯、冬瓜豆腐

某個早上，婷婷一連發了幾條信息給輝仔。信息1：上個禮拜仲見佢「精神爽利」，老虎都打死幾隻，今朝有人話佢「瓜咗」，做人真係好「化學」！信息2：我仔細老婆，唔會搵條命去搵嘍！有乜「冬瓜豆腐」，屋企嗰班孤兒寡婦你養呀！信息3：唔好話我有捉你，你今日仲唔交保費，聽日屋企有人「瓜柴」就算你唔好彩嘍！信息4：肥佬肥騰騰/肥搵搵，買嘴豬肉去拜神，行到半路展忽飛，返到屋企「瓜老襯」。輝仔：婷婷，「作死」呀，「晨早流流」，捉咁多「瓜」嘅嘢過嚟咒我，「慌」我唔死咩！婷婷：輝仔，你識我咁耐，都知我食齋念佛嘍，點會咁衰咒你呀，只不過唔明點解有人一死就同「瓜」有關，咪掠過嚟你參詳下囉！輝仔：哦，原來係咁，真係怪錯咗你囉！婷婷：咁你點睇呀？輝仔：我思疑內有玄機，唔係我哋呢啲普通人可以破解嘍！婷婷：講「瓜」都有咁多「花臣」，廣東人真係古靈精怪！

廣東人叫「死了/死掉」做「瓜咗」，「瓜」何以成為「死」的代詞，有多個說法。第一個說法是「瓜」(gwaa1)由「掛」(gwaa3)變調而來：古代犯人行刑後，會把頭或屍首「掛」起來示眾，因而有人叫「死了」做「掛了」。香港叫「通完電話」做「收線」，內地則叫「掛線」。此情況帶有停止的意思，有人就以「掛了」來寓意「死亡」。「掛了」一詞近年在內地，尤其在網絡上，大行其道，如：「劫到死(累得要命)」會說「要掛了」；「呢科把咗佬(這科考試不合格)」會說「這科掛了」；「死機(電腦無法運作)」會說「電腦掛了」。為此，有人推斷寓意「死亡」的「掛了」是由網絡傳出來的。第二個說法是「瓜」由「冬瓜豆腐」而來：有指「冬瓜」和「豆腐」質地鬆軟，容易壓爛，好比脆弱的生命。有說舊時辦喪事，按例會設「解穢酒」以答謝親友，當中必有一道菜——「冬瓜豆腐」。冬瓜「青」、豆腐「白」，正好比喻死者生前「清清白白」。人們就以「冬瓜豆腐」或單一個「瓜」字來比喻死亡了。第三個說法(來自筆者)是「瓜」(gwaa1)由「垮」(kwaa1)變聲母而來：「垮」用以描述倒塌、敗、壞的情況，因而可引申為「死亡」。第四個說法(來自筆者)是：「瓜」由「過」而來：以「過」作「死」，自古有之。如：那個老伯是一星期前「過」的；自他父親「『過』身/『過』世」之後，他變得沉默寡言，什麼

也提不起興趣了。通過以下過程：過(gwo3)；雙韻母→掛(gwaa3)；雙韻→瓜(gwaa1)。「過」就演變成「瓜」了。綜合各家之說，筆者確信「瓜」由「過」而來，皆因說法既依據文獻又合乎音變原則。有人認為「瓜老襯」的正寫是「瓜老襯」，其中讀「襯」的「襯」指棺材。「瓜」、「老」、「襯」這三個單詞合起來就是指「老年去世要睡棺材」。筆者則認為，人生出來就要經過「生老病死」，大部分人在這個過程中受了不少苦難。有人認為這是上天的播弄。換句話說，天在「搵老襯」，人生在世就是「做老襯」。那麼「人死了」就是「『老襯』已『瓜』」，「瓜老襯」也。人「瓜」了，遺下屍，屍身僵直像條「柴」，所以就有「瓜柴」的講法。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以「掛」喻「死」，都只不過是這二十多年的事，筆者可把這個現象的形成定性為「南詞北用」——南方(粵語區，如省港澳)沿用的詞彙不知不覺間在北方(非粵語區)流行起來，如：靚女(美女)、走光(女性在一些行動中非刻意間暴露出某些私密部位)、炒魷魚(解僱)，年輕一代還以為這些「北移」的用詞源自大陸。使用這些詞彙時，內地或會因應發音而轉換了一些字眼。解死亡的「掛了」(源自「瓜了」)以及解結賬的「買單」(源自「埋單」)便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 1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廠商在市場上推出不少適用於日常生活的「化學製品」，有玻璃、陶瓷、合成橡膠(塑膠)等類別。由於質素參差，製品既不耐用又易損毀，人們就稱之為「化學」，後來此詞應用在一切「脆弱」的事物上。「做人真係好化學」指人生無常，生命很是脆弱。
- 2 「精神爽利」的正寫是「精神爽俐」，其中「爽俐」指動作俐落，即言語或動作爽快、敏捷。
- 3 「作死」指快要死或想死；相類的有「作嘔作悶」、「作動」。面對有人做出一些不良的言行，廣東人會用「作死呀！」這個罵人語作回敬。
- 4 傳統上，中國人於「伊始」之際，如早晨、新年/新正頭、新張，最忌聽到一些不吉利的說話；如是者，多會如這般回話：「晨早流流(早晨流流)/新年流流/新正流流/新張流流，講呢啲嘢，大吉利是！」說這些話語的人不可謂不迷信。
- 5 「慌」，即「驚」；「慌我」即恐怕我。
- 6 「花臣」，「fashion」的音譯，即「花款」；「臣」讀「[臣4-2]」。
- 7 「解穢酒」中的「解穢」指解脫、去除種種憂傷與污穢。吃過「解穢酒」代表一切喪禮儀式告一段落。

【專欄簡版】<https://lcoleung2016.wordpress.com/>

詩語背後

江鄰

鍋處雪舟

北風驟起呼嘍嘍
老友相邀到雪舟
牛柳魚生盛玉盞
鼓香芥辣佐珍饈
歲寒偏要冰吟嘍
天晚正來好興頭
但問卿卿何所
一鍋騰沸百愁收

冬天是吃火鍋的季節，而香港的冬天並不太冷，最適宜日本火鍋。「鍋處雪舟」正是一家日本火鍋店，位於銅鑼灣開平道。在林林總總的火鍋中，印象鮮明的，一是重慶麻辣火鍋，二是北京涮羊肉，第三就是日本火鍋了。火鍋集中體現了各自菜系的風格：川菜火辣，盛夏六月也在火爐旁赤膊開涮；北京菜是個大雜燴，一年四季都可以吃東來順；日本火鍋則以其輕描淡寫之態，展示了日本菜的素雅。

來香港十幾年，日餐吃了不少，但能記住店名的不多。有點像看文章記不住作者，看電影記不住導演。這次算是個例外，或許是因為鍋處雪舟幾個字比較別致。我對日餐的喜愛，並不是慢慢習慣的結果。第一次嘗試，就為它所吸引。世間美食，天南地北，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中餐、西餐、日餐。正如世間美人，千嬌百媚，也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林黛玉型、麥當娜型、維納斯型。食色相通，以此為證。

中餐素以「食不厭精，脍不厭細」著稱，追求到極致，就難免形式大於內容了。讀過《紅樓夢》的人，想必都記得書中不厭其煩地描述一道小菜「茄蕪」的製作工序：你把才下來的茄子把皮剝了，只要淨肉，切成碎丁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

色乾果子，都切成丁兒，拿雞湯煨乾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裡裡封嚴了。要吃時候兒，拿出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

經過這樣一番折騰，茄子大約是很難找到了。即使在諸多「丁子」中撿到一兩粒，也不知道還有多少茄子的味道。當然，買母請劉姥姥吃這個茄蕪，也不是要吃茄子，而是吃那個派頭。恰巧，當時在場的，就有林黛玉。所謂林黛玉型美人，楚楚動人，我見猶憐，但正如這茄蕪一般，巧極而似矯揉造作，慧深而陷挑剔刻薄。我有時甚至疑惑，在盛行纏足的清代，林妹妹是不是該有一雙三寸金蓮？

相比林黛玉型美人的含蓄細膩，麥當娜型美人就太過奔放生猛了。這就像與精緻的中餐相比，西餐往往是一大塊半生不熟的牛扒豬扒，一大盤連皮帶鬚的土豆玉米，野性十足。日餐卻不然，它與維納斯型美人好有一比：精緻而不造作，自然而不粗野。吃日餐的感覺，可以用「輕」、「清」、「卿」三個同音異形字來描述。

「輕」即輕盈，指日餐的烹飪方式。日本料理總體上輕烹調，重食材；去繁複，求簡潔。日餐不需要中餐那麼多的炒爆溜炸燜，汆瀆涮醬熏，煲燙煎煮蒸，灼焗燻煨煎，不會把清清楚楚的食材整製成模模糊糊的食品。加工過程順其自然，清爽而精細，讓你覺得彷彿是在未經加工的真材實料中吃到美味佳餚。

「清」是講佐餐的清酒。在世界各大知名酒類中，清酒是唯一以低酒精度而保持酒體清澈的蒸餾酒。清酒的主體原料是米，但不是整粒的米，而是把米去掉兩端，磨去外皮。清酒

等級標準中有一個「精米步合」指標，俗稱精米率，指的是磨過之後的白米芯佔原米的比重。比率愈低，純度愈高，通常要到50%以下才能稱作大吟釀。一粒米尚需分段打磨，清酒之講究，由此可見一斑。飲用的時候，純度低的清酒可以加熱，純度高的吟釀只能冰着喝，否則酒香會變得渾濁。

「卿」是會意字，甲骨文字形，乃二人向食狀，本義為「饗食」，即用酒食招待客人之禮儀。吃日餐，無論是環境佈置，餐具擺放，還是服務態度和方式，總能讓人感到一種濃濃的儀式感。侍者靜靜穿行，慢聲細語，親切而有距離。每張餐桌上都有一件別致的擺件，每個人的餐盤和酒杯也都各不一樣。有一句話形容日本人過度的儀式感：客人已經背身離去，有教養的做法是對着背影也要鞠躬的。

鍋處雪舟是一家連鎖店，名稱來自日本室町時代的水墨畫家雪舟，雪舟亦是一名僧人。店堂佈置簡單明快，門簾上一個大大的「道」字，格外引人注目。在鍋處雪舟用餐，似乎隱隱現出某種禪意。儒家文化裡，道是一個高深莫測、高不可攀的東西，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日本卻把道世俗化了，生活中存在着各種各樣的道：茶道、花道、劍道、書道、拳道……

周末小聚，在若有若無的音樂聲中結束。點的菜品吃得乾乾淨淨，雪白的空碟和整齊的桌面，完全不見一絲狼藉。連涮鍋裡的湯，彷彿也是清亮的。從店裡出來，漫步在微涼的夜風中，飽而不脹，醜而不醉，別有一種清明的感覺。這莫非也是「得道」了？忽然想起王陽明的弟子王良說的一句話：百姓日用即為道。

詩詞偶拾 李潔新

粵港澳大灣區抒懷

序：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擴大互利合作，攜手並肩，共同發展。此國家戰略部署，宏圖耀眼，謀劃偉大，讓中國夢、粵港夢、澳港夢、大灣區夢，不負時代使命，砥礪向前。

珠光波湧上雲霄，
粵港繁華通萬川。
休道澳門彈丸小，
人間奇絕不夜天。
優劣共舉羣英盛事，
億萬齊飛夕夕煙。
緊隨中央英明策，
活力迸發繪錦繡。
經濟騰飛匯江海，
浪起浪來勿畏艱。
神州鼓帆擊中流，
齊心揮槳力無邊。
珠江奔流洶湧萬物，
復興征途歷歷爭先。
越險飛礮不回頭，
浪濤揚花潮聲喧。